

俗话说: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大约是在1982年的初夏,我忽然接到杭州大学发来的电报,通知已录取我为硕士研究生,但研究方向由原来报考的“先秦文学”改为“元明清文学”,让我尽快答复。那时的我,对于“研究”“方向”之类并没有确定的意识,只要能够继续读书就好,于是便回电同意。后来才知道,我所报考的导师王驾吾先生,其时已八十三岁,因病住院,这年十二月逝世。我参加了追悼会,只恨生前没能拜见一面。

熬过那个严酷的暑期,我便如一片枯叶,随着秋风飘落江南,飘进桂香弥漫的西溪校园,师从刘操南(号冰弦)先生学习研究元明清小说。先是读作品,包括解学亮、吴茂祥、张德超、唐虹生、蔡可祥、朱有为等大学同学送我的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儒林外史》《老残游记》《官场现形记》《醒世姻缘传》等。当读到《水浒传》时,便与金圣叹相遇了。所谓一见倾心,从此便爱不释手,尽可能把金氏作品都找来读。学校里的读完了,便去“省图”(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)看;省图没有的,就到外地借阅;书店里见了就买。那时省图在孤山,我经常徒步往返。复印很贵,就尽量手抄。犹记出纳处有位陈姓女老师,每次都是先将我(其他读者亦如此)引到座位上,泡上一杯龙井茶,然后去把书找到送来,让读者慢慢看。其热情亲切,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。沉浸在室内外的书香茶香还有鸟语花香中,抚摸着古老的书卷,那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。午休时分,西湖边上游人不多,有长椅石凳,可以坐或躺着。看着眼前的光影变化,想着书中的人物事迹,恍如梦境。

学术的梦想就这样悄悄滋长起来,于是便把读书的感想写下来。草稿写在各种“废纸”上(最多的是王甫安先生送我的化验单),修改后誊写在方格的稿纸上。然后送给老师看,或者寄出去,更多的是放在那里,留待以后再说。1983年冬天,导师告诉我,《杭州大学学报》要出《古籍研究所论文专辑》,我的习作《金圣叹的诗歌评论述略》被采用了,这自然是由于导师的推荐。那是我第一次发表论文,当时的喜悦和感激之情,

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,也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,以荀子为辐射形成的荀学,渊博宏深,体大思精,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清人汪中《荀卿子通论》云:“荀卿之学,出于孔氏,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”“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,荀卿也。周公作之,孔子述之,荀卿子传之,其揆一也。”今人李泽厚言:“没有荀子,便没有汉儒;没有汉儒,就很难想象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子。”关于荀子思想研究,学界已有丰富的成果与卓越的实绩。然而关于荀子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传记撰写,则相对冷落,其缘由自不难知,主要在于文献不足征,相关生平资料付诸阙如,而现有材料中互相抵牾者亦甚夥,甚至连最基本的荀子卒年的推定也是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。因之,在此如此艰难的条件下,要为荀子作传固非易事。在荀子传记撰写方面,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做过探索,如孔繁先生的《荀子评传》(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),刘庭尧先生的《后圣荀子》(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),郭志坤先生的《旷世大儒—荀况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)及《荀子评传》(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),高专注先生的《荀子传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)等,这些荀子传记都有千秋,各具特色,其整体风貌上皆属于严肃的学术史、思想史之作,侧重对荀子思想的评述研究,然于传主荀子自身的形象刻画上则较少措意,而在这方面,刘志轩先生的新著《天道:荀子传》(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)则做了大胆新颖的探索,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此书系作家出版社“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”之一种,其立意为纪实性文学传记,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史料条的束缚,但又决非罔顾史实,乃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合理发挥文学的灵动创造。一言以蔽之,刘著《荀子传》是一部基于史料,成于创构,“戴着镣铐跳舞”的历史文学作品,其最大特色在于对荀子历史世界的文学书写,并经由此书写展示了荀子重振斯文,经世救弊,担当使命,循礼行道的生命品格,旷照出荀子思想世界的恢弘大气、曲折生动,是一部“活”的荀子传。

## 重建现场 综贯生命

以往我们对荀子生平行迹的印象,往往限囿于有限史料的“碎片化”认识,难以形成对荀子的整体印象。一般荀子传记也只好泛言居赵游齐,稷下讲学,废居兰陵等荀子生平之大节点,缺乏对细节的描绘与情节的展开。因之,长期以来,荀子在我们心目中多是干瘪的理性认知,而合理的感性形象则多有缺席。这当然是基于史学求真,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严谨,但对于昧隔远代,身处千载之后的读者而言,却不得不说是“一种‘遗憾’”。而刘志轩先生的这部《天道:荀子传》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“想象”荀子的可能。刘老长期从事荀子的研究与著述,在1995年就创作出版了近30万字的《荀子传》,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荀子的长篇文学传记。此部《天道:荀子传》则是赓续往著的开新之作。关于此书的命意,作者坦言:

学术著作是严谨的,无论评介生平还是介绍理论,都要有确凿的史料根据。然而文学作品不能生硬地讲理论,但可以用形象思维的方法,把史学界公认的那些并不连贯的珍珠串成一条精美的艺术项链,展示荀子的思想和情愫,全方位地表现荀子的人生风采、不懈追求和不朽灵魂,让读者感受到荀子的伟大人格和伟大功绩。所谓纪实性文学传记,我理解就是史料与生活美的结合。既要历史真实,又要活的灵魂;既要思想深邃,又要举手投足,最终让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活脱脱地站在读者面前。

刘老是国家一级编剧,尝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、戏曲、话剧、电影电视剧,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艺术经验。此部《荀子传》从荀子重返稷下开始叙写,直至荀子终老兰陵而落下一帷幕,其间精心剪裁,虚实结合,形成一个有机连贯,形神完备的“荀子叙事”。此传在情节冲突营构方面颇为成功,环绕荀子人生交际与思想内容,串联起战国晚期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,并将其中的矛盾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,如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,荀子对齐国君王的矛盾心态,荀子在楚遭诬,入赵议兵,春申君之死等,不仅塑造了荀子一生求道,光辉伟岸的历史形象,而且勾勒出战国末期风云激荡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在险象环生的政治局势中,荀子如何处理;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下,荀子如何抉择?对于这些追问,作

# 缘结圣叹

—《千秋一叹——金圣叹传》后记 □陈 飞

难以言表。

翌年春天,导师说:“武汉有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,我有事去不了,你去吧!”我便揣着导师的邀请函,登上了西去的列车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,火车上结识了睿智博学的李庆西先生,窃喜出门就遇见了高人。及至会上,又见学者云集,名家闪耀,更是大开眼界。我还“溜号”去听了程千帆先生的学术讲座。张国光先生是会上的主角,他的言论以及有关他的传说,令人震异;次年在杭州又见到他,给了我许多指教和勉励。

1985年夏日的一个晚上,我随导师到杭州火车站迎接朱一玄先生,他是专程从天津(南开大学)来主持我的毕业论文答辩的;另一位校外答辩专家袁世硕先生(山东大学)已先期抵达。我的毕业论文题为《金圣叹评点论要》,主要是从“传圣人之德而立自己之德”与“表古人之才而扬自己之才”两个方面探讨金圣叹文学评点的思想旨趣,也有些回归本源的用意。答辩顺利通过,同时也让我知道尚有许多不足和遗憾,于是发愿以后继续努力,写出“更好”的金圣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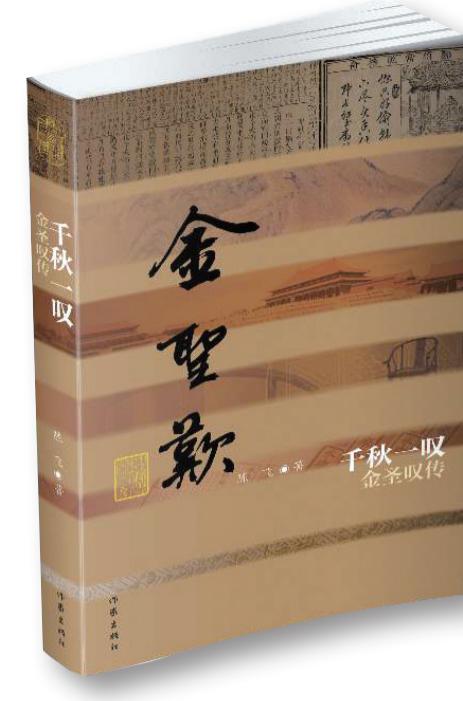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及稍后,我还发表了《金圣叹的“三境论”初探》一文,这要感谢母校老师邱明皋先生的力荐;《论金圣叹的人格》一文被《学术月刊》采用,纯属“自然投稿”,编者的心胸和眼光令人感怀!此文后来被收入《明清小说研究年鉴》,还有《金圣叹“格物”的要意》《妄想与悲凉》等文的发表,则是承蒙欧阳健、吴圣曾、束春等先生的情谊。这些习作后来收入《文学与文人——论金圣叹及其他》(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)中,又与常绍民先生的助力密不可分。

其间我曾两次到苏州去游访,一次是水路夜行,听着过往船只的鸣咽,看着远近光影的明灭,颇有“江枫渔火”之感。友人范建明当时尚在苏

州大学,他陪我寻访金圣叹的遗迹,查找文献资料,还为我刻制了一枚印章,书写了一对条幅。记得我们是在九溪偶然相识的,友谊保持至今。这次又为本书初稿贡献了很好的意见。傅刚学兄当时在上海师范学院读研,帮我购买并邮寄了《沉吟楼诗选》,谁也没想到我会在他的母校“安度晚年”。王步高先生送给我一套新出版的《金圣叹全集》(曹夫人、周锡山标点),每看此书,我都会想念他和肖瑞峰先生,是后者的热情介绍使我有幸结识这位兄长般的坚强博学之士。母校老师王进珊先生,耄耋之年,依然神采飞扬,诲人不倦,主动向出版社介绍我。要知道那时出书,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!事虽未果,却从此种下了写书的妄想,走到哪里,都要带上“金圣叹”——两箱资料和一个心愿。

走到西北时,接到李庆西先生的来信,约我为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写金圣叹传。于是不分昼夜,赶出20多万字书稿寄去,等来的却是退稿。落脚中原时,范炯先生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组织《顶尖人物系列》丛书,邀我写金圣叹。于是不分昼夜,赶出20多万字书稿寄去,这次出版了。一阵欣喜过后,又觉遗憾颇多,于是带着“金圣叹”继续上路。流连岭南时,恩师董乃斌先生来电说《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》丛书列有金圣叹,让我申报试试。我便按照要求提交了申报材料,很快就得到丛书编委何西来老师的热情肯定和鼓励。差不多就在此时,我接到孙逊先生的邀请,来到上海师大,带着“金圣叹”,再次叶落江南,仿佛是携手还乡。

我把这次入选丛书视为“天赐良机”,决心从头开始,写“好”的金圣叹。在“重读”金氏作品和相关研究论著的同时,还多次去苏州“重访”。经张建康先生的介绍,认识了季海跃先生和孙中旺先生,后者正是《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》一书的编



者。说起金圣叹,大家如同故人。他不仅把其书的电子文本拷给我,还引我去寻圣叹的故居,载我观赏雨夜的石湖。夏同友老人亲自驾车陪我去金墅,我们一路探寻,正在失望之际,巧遇当地“方志办”的张文康先生,听了他的介绍,我们才觉得不虚此行。吴保东先生为我安排了很适合写作的环境,虽未成行,心向往之。董乃斌先生多次垂询写作进展,并传授成功经验。每次请教邓小军先生,都能得到及时而有益的指点。张剑同门以最快的速度“借寄”来陆林的新著。我还参加了丛书编委会在昌平和华西召开的“创作会”,以及丛书负责人在上海召集的座谈会,受益匪浅。初稿提交后,文史组专家陶文鹏老师写了十多页热情洋溢的审读意见,还通过电话给予肯定和指点。研究生王娟、刘春景、徐珊珊、王冰慧、汤益、岳伟、彭家丽等人,或帮助查找资料,或帮助校对初稿。当然,还有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相

## 荀子历史世界的文学书写

| 刘志轩《天道·荀子传》读记

□王国明



者游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,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,以文学笔法将尘封于历史记忆中的荀子形象点染“活化”,重建历史世界的现场感,剖析了荀子的心路历程,为读者呈现出一位有血有肉、有声有色的荀子形象。在这部《荀子传》中,荀子形象不再只是古典文献中冷冰冰的历史人物,也不限于思想殿堂里高高在上的“后圣”光环,而是和常人一样有喜怒悲欢,真正具有生命体温的“荀子”。经由此种文学描绘与生命观照,2000年前的“荀子”仿佛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,他的言谈笑貌,行止风神,恍然生动。

### 熔铸史料 陶冶形神

值得说明的是,此部《荀子传》虽大量运用文学笔致与艺术想象,但决非雷同于市面上一般的“戏说历史”。作者在史料与文学之间努力寻求某种平衡。关于荀子生平的史料极少见,除了《荀子》一书外,直接集中记载生平事迹的史料则是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,此外有刘向《孙卿书录》以及《韩非子·难三》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《风俗通义·穷通》《盐铁论》等零星材料。为了完成一部系统完整的纪实性文学作品,作者采取了多方取材,熔铸史料的方法,其开拓之法,主有四端:一、以荀子的文章做基点,从中寻找荀子的思想脉络和行为足迹;二、以荀子为中心,从和荀子有关的同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——比如荀子的学生韩非、李斯和齐国的君王后、楚国的春申君等的记载里,寻觅荀子的生存环境;三、从现存的文物古迹里寻找史未记载的资料;四、吸收千百年来学界对荀子的研究成果。

在资料蒐辑方面,作者秉持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精神,除仔细翻阅大量典籍文献与研究论著外,还多次亲赴荀子曾经学习、生活、为官过的故地进行实地考察,如到山东临淄参访齐国古城遗址与稷下学宫遗址,到兰陵县兰陵镇参观荀子墓与孙楼等,并广泛向焦子栋、冷相鲁、黄明福等当地荀子研究学者了解相关历史文化与地方传说。援用今天时髦的说法,这些准备工作兼具了文献爬梳、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收集的特点。传中对涉及的相关历史人物、故事情节多加有脚注,说明文献出处与历史依据,必要处还略作考据,如书中第一章第九节《非十二子》涉及荀子的批判对象魏牟时,作者即加上脚注:“即魏国的公子牟,《战国策·赵策三》《平原君谓平阳君》《建信君责于赵》均有记载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归入道家,著录有《公子牟》四篇。”提及宋钘时,作者详注:“庄子·天下”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作宋钘,《孟子·告子》作宋铿,《韩非子·显学》篇作宋荣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将宋荣、尹素二人并提,称赞他们‘不累于俗,不饰于物,不苟于人,不忮于众’。”在涉及一些战国典章制度时,作者也予以简要说明,如

关于战国官员上计制度,作者交代道:“战国时代有一种制度,每到年终,各地方官员都要上交计薄,将全年的人口、钱、粮以及经济收入等情况报告给上级,这种制度叫‘上计’。”并加脚注云:“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33·31,记载了西门豹治邺年终向魏文侯上计的情况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37·11,记载了李克治理中山,苦陉县令向李克上计的情况。”在叙述齐国的行政体制时,作者也详细介绍了齐国的五都制,与其他关东五国实行郡县制有所不同。此外,作者也注意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汲取,如在荀子劝谏田单单一节中,荀子谏言田单应勇担责任,主持正义,防止“女主乱之宫”的发生,就吸收了相关荀学研究成果,其注云:“《荀子·强国》有‘荀卿子说齐相曰’。梁启雄在《荀子简释》中将‘齐相’解释为齐闵王的丞相,田单等也都在著述里如此说。廖名春先生在《荀子的智慧》一书中用许多史料证明,应为齐王建时的丞相。因为在齐闵王时没有‘女主乱之宫’的可能,而齐王建时有君王后专权。”在涉及韩非行年问题时,作者对施觉怀先生《韩非评传》中的相关结论也多有吸收。此外,书中荀子对话多依据《荀子》原文,并注明篇目。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严谨。实地考察不仅丰富了荀子的生平材料,也因其所获信息激发了文学灵感,有裨于将荀子形象刻画得形神兼茂。且看传中对荀子定居兰陵的描绘,在经历了楚宫政变、春申之死,兰陵罢令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后,荀子的政治理想彻底失败,其生命乐章终究难免悲音。然而正是在此时,作者结合自身在兰陵实地考察的情况,安排了“兰陵定居”的回目,设置了阿仲帮荀子搭屋,村民以兰陵美酒宴请荀子,唱奏民歌《成相》,并据兰陵孙楼村的传说敷演了乡民为荀子办乡学的情节。这不仅和儒学史上荀子废居兰陵,经传授学的说法关联起来,同时也为荀子的悲剧故事增添了些许亮色。

闻一多先生尝言新格律诗的创作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之则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谓纪实性,则必须遵循相关史料的制约,因之它不是无厘头的戏说戏仿,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,又须充分发挥文学的创造功能,弥补史料匮乏的缺憾,因之,它本质上又属于文学作品,符合艺术真实。应该说,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较好的尝试。基于史料,成于创构,可谓此传一大特点。

### 神以形显 为荀写心

形象的描绘,旨在传神写心。此部传记通过对荀子形象的精心刻画,彰显了一种独特而又可贵的荀子精神。作者在卷首《楔子》以兰之精神比况荀子,把荀子誉称为“独有异香的中国兰”,此与荀子居兰陵的历史记载亦神会意通。卷尾又从目标远大、勇于担当、追求真理、百折不回四个维度具体概括了这种精神内涵,并详细解读了这一思想精神得以形成的深层基因:一是出身贵族,起衰救弊的家族基因,二是士人崛起,百家争鸣的时代基因,三是开放、进取、包容的赵文化基因。这一解说,允合荀意。

通观全书,不难看出,作者时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荀子的热爱与钦赞,其亦坦承为此工作“做了十二分的努力”。全书篇目设计颇具慧心,上卷名为“天之道”,中卷名为“地之途”,下卷名为“圣人心”。这种安排,一则合乎《周易》所谓“三才天地人”的宇宙架构,二则含藏了“人为天地立心”的儒家气象,三则神契荀子“与天地参”的理想旨归。而卷下章目又多以《荀子》篇目命名,对各篇进行文学演绎,以叙议结合,文史互动的方式透显荀子之思想旨趣,尤为精彩的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学说辨析展开激烈交锋,衬托出荀子思想的博大与深邃。如第一章第十一节《儒学的飞跃》,作者以弟子问难的形势对荀子礼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,其以孔子言礼主要指周礼,而荀子之礼则是一个全新概念,其内涵可以简括为三:一是“养”,具言之,则为养人欲,养人性,养人境;二是“分”,有分才有别,有别才有伦,此即人伦;三是“和”,具言之,则为人与人的和谐,人与物的和谐,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。应该说,这一概括是非常精当的。更为可贵的是,作者还假韩非、李斯、陈嚣等弟子之口对荀子之礼予以辨难,提出了四个重要问题:一是荀子言礼与孔子言礼有何区别?二是礼强调分,把人分成等级,岂非不平等吗?三是仁为孔子儒学之核心,而荀子言礼,是否放弃了孔子“仁”的最高理想?四是老子说“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之道,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”。老子尊天道,贬人道,荀子所倡之礼,遵循的是天道还是人道?这四个问题都比较深刻,作者立足于《荀

子》文本与荀子理路,借荀子之口均作了解答,实则可视为作者本人对荀学的思考,特别是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,颇为新颖。作者认为荀子所设计的“礼”是“断长续短,损有余,益不足,达爱敬之文,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”(《荀子·礼论》),其目标也是“损有余,益不足”,“是要改变人的邪恶本性,增进人的善良品德,使得人世间达到仁爱和敬慕的文明,养成奉行道义的美好品性”,所以荀子所倡之礼,和老子思想一致,行的是“天道”,是人间正道。一般认为,荀子言“明于天人之分”,特重“人道”,其言“道者,非天之道,非地之道,人之所以道也,君子之所道也。”具言之,即是究极于礼,所谓“礼者,人道之极也。”(《荀子·礼论》)但作者特意表出荀子之礼有合乎天道,纲纪宇宙的一面,深化了我们对荀子礼学的认识。事实上,这一看法对《荀子》文本亦有据可征。《荀子·礼论》云:

凡礼,始乎枕,成乎文,终乎悦校。故至备,情文俱尽;其次,情文代胜;其下,复情以归大一也。天地以合,日月以明,四时以序,星辰以行,江河以流,万物以昌,好恶以节,喜怒以当,以为下则顺,以为上则明,万变不乱,貳之则丧也。礼岂不至矣哉!

台湾学者龙宇纯即据此指出,在荀子视域中,“宇宙万有及一切人事无不涵摄于一礼字之中,礼不仅为人类行为及政治之纲纪,且亦为宇宙天地之本体。”“礼”才是荀子哲学的本体,“宇中一切不离乎礼”的观念才是荀子的基本观点。”老、荀虽分属不同的思想脉络,其对天道、人道的理解或有区别,但先秦诸子在互相批驳的同时也互相吸收融合,特别是荀子,对诸子百家皆有所融摄,其对老子天道观有所承袭自在情理之中。因此,作者的这种解读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。

事实上,作者之所以能对荀子形象予以生动精细的描绘,以及能对荀子思想作出深入浅出的阐发,不仅源于作者身为编剧长期创作的艺术经验,更植根于作者长期耕耘荀学的心得体悟,此在卷末及附录便可见一斑。如其第九章《荀子后传》,作者对古今中外、两岸三地荀子研究作了梳理评析。附录还有《荀子的姓氏与故里之谜》《荀子年谱》等文,对荀子的姓氏故里、生平事迹作了相关考证。职是之故,此部《荀子传》亦可视作基于荀子研究的荀子传记文学创作。当然,毋庸讳言,严肃的学术研究与灵动的文学创作自然存有一定张力,二者不可等量齐观,书中文学发挥与主观推阐在所难免,但不必苛责,一则昧隔远代,文献难征,二则此传命意本系纪实性文学作品,以文学笔法熔摄史料,如此亦合体例。四则此种文学书写,虽不一定尽合历史真实,却是合乎艺术真实。其实,如将思考的视野进一步推拓,我们似乎可以发现,依照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看法,在“叙述”(narrative)的旗帜下,历史与